

你好，

我是John，也是你认为的叛徒！没错，我就是叛徒！

我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再说是Quarte的朋友，没错，我对不起他，我辜负了他，我一直是个自私的人。

自从那场事故带走了我的父母，我就坚信，如果AI技术足够先进，那场事故就不会发生。那天的车祸，成了我生命中永远的烙印。我知道，就算是哭，也没法带回来我的父母；也是从那时起，我决定要让AI变得更强、更聪明。我以为，只要AI足够先进，就能避免重蹈覆辙，不会再发生我父母那样的事故。

在学校里，没有父母的我就像个异类。没人理解我，没人靠近我。我被嘲笑、被孤立，直到Quarte出现。他从来不会用可怜的眼神看我，可能是同样被欺负吧，初次见面时他递给我一块糖，然后笑着说：“有时候，人要自己给自己找点甜头。”那时我才发现，原来还有人可以这样温柔地对待世界。

Quarte是那种能温暖别人、却从不自知的人。他的一句话、一个眼神，足以让我重新相信世界并不全是冷的。他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。从那以后，我的人生只剩下两件重要的事——**Quarte和AI**。

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幸运数字是2。对我来说，“2”象征着我最在意的两个事物，一个是Quarte，一个是AI。我以为这两个“信仰”能共存，直到我亲手毁掉了其中一个。

我先承认一件事：那张纸条，Niveau留下的那串密码让我吃惊，虽然几周前从Quarte的神情中我猜到了个大概，Shakespeare要控制人类情绪，但是Niveau居然要破坏掉Shakespeare。解开那道密码的瞬间，我的脑中只剩下一句话：如果他——Niveau——真的毁掉了Shakespeare，AI的发展将被彻底扼杀。那意味着我父母那场事故可能会在未来以其他形式重演，而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变得毫无意义。

我把关于Niveau的信息报告给了总部，直接去找了Ekim。我以为把线索交上去是唯一的理智之举，是用最短的路阻止灾难的方式。然而，我忽略了一个因素，那就是Quarte！我没想到Quarte也前往了总部。知道这一点的时候，悔恨像刀子一样把我割裂开来：没想到这样一个举动，居然使Quarte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！

过了几天，我听说Quarte把病毒植入Shakespeare中并成功逃脱，我心中松了一口气。因为以我对他的了解，破解他的病毒只是小菜一碟！只要他人没事情就好！后面我听说，Quarte把那个病毒植入了**Shakespeare**，并将病毒的源码当作“宝藏”埋在了一个他一直想去的地方——正是他曾经告诉过我那个地点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和Quarte一起喝咖啡，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虽然秋天到了，但是气候依然暖和。又是一次成功的测试，我和他惬意地靠在座椅上，喝着手中的咖啡。我突然问他，“怎么说？以后退休了想去哪里。”Quarte先是一惊，又笑着回答，“你咋突然问我这个问题？如果想说的话，那就是四平啦，名字就很好，四是我的幸运数字，我这人呢有喜欢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第过日子。两个字合在一起，多好听啊！”

四平市——他一定在四平市！趁着三阳公司还没察觉，我必须赶过去取回那段病毒源码。我相信他会理解我，也会支持我的决定！于是我匆匆赶到那里，辗转几天，终于找到了他。我直

截了当地向他索要病毒的源代码，然而他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：他没有把代码交给我，反而直言我的叛变害死了 Niveau 哥。我把心底的那份动机向他坦白，告诉他我所做的一切，解释我为了AI的发展，而不得不那样选择。他听了，沉默良久，语气里带着无法化解的冷漠与失望。Quarte 将所谓“宝藏”的内容告诉了我——四样东西：4000 万元、病毒源码、日记链接，以及三阳公司的真相——但他冷冷地补上一句，这里没有一样属于你。那句话像重锤击中我胸口，我顿时愣住，心里翻涌着震惊与绝望。他整日只想着“人类应该主导科技”，却从未想过，那些因为科技不够发达而死去的人——像我的父母——又该由谁来主导他们的命运？难道他们就该死吗？难道未来还有更多的人要在同样的悲剧中重蹈覆辙，而这一切都被视为理所应当？

别人都可以不理解我，只有你Quarte不可以！别人都可以不理解我，只有你Quarte不可以！别人都可以不理解我，只有你Quarte不可以！别人都可以不理解我，只有你Quarte不可以！别人都可以不理解我，只有你Quarte不可以！别人都可以不理解我，只有你Quarte不可以！别人都可以不理解我，只有你Quarte不可以！别人都可以不理解我，只有你Quarte不可以！别人都可以不理解我，只有你Quarte不可以！别人都可以不理解我，只有你Quarte不可以！别人都可以不理解我，只有你Quarte不可以！别人都可以不理解我，只有你Quarte不可以！别人都可以不理解我，只有你Quarte不可以！别人都可以不理解我，只有你Quarte不可以！别人都可以不理解我，只有你Quarte不可以！

“砰——砰——”我看到前方闪过两点猩红，那颜色在夜色中缓缓绽开，如同花朵破裂般蔓延开来。那两点红逐渐融合，扩散，溢出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那颜色染透。他微微晃了晃身子，脸上的血色一点点退去，目光中最后的光亮像被风吹灭的烛火般熄灭。紧接着，他直挺挺地倒下，重重地摔在湿冷的土地上，发出一声闷响——“咚”。我低头，看见自己的手中还紧握着那把枪——那把我从三阳公司带出来的制式手枪。金属冰冷，仿佛嘲笑着我的手在颤抖。我踉跄着跑上前，跪在他身旁。他的眼睛依然睁着，仿佛还在盯着我，却早已失去了焦点。那一刻，我的心猛地一沉，呼吸几乎要停——我终于意识到，倒在我面前的这个人……是 **Quarte**。

Quarte死了，他是被我杀死的！

我后来已经记不清事情的全部，只记得怀里被我紧紧抱住的Quarte，还有那片被鲜血浸透的衣服。我的手在颤抖，呼吸也乱成一团。模糊的视线里，有两个人迅速靠近，强行将我从Quarte身边拉开。耳边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低沉的嗓音——“我们是三阳公司的人！放心，会护送你回总公司！”

当我回过神来时，我躺在医院里，输着葡萄糖，距离那件事已经过去了两天。我终于明白，我其中的一个信仰没有了，我最喜欢的人死了，还是被我杀死的！

我和 Quarte 向来性情冷静，很少动怒。以往每当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发生分歧，总是各退一步、求同存异，从不把争论推向绝对化。可如今，立场一转，代价却是如此残酷：一个人死了，另一个人也死了。我唯一一次真正爆发的愤怒，竟然出向了身边唯一还活着、最亲近的人；而我——居然亲手结束了他的生命。悔恨像潮水一样将我吞没：我杀了他，我伤了自己，也葬送了我们之间那最后的温柔与可能。

这时，Ekim Snave 推开门走进了病房，后面跟着一群人。看到我气色比前几天好了些，他露出一丝欣慰的笑，从果篮里拿出一个苹果，递到我手中。他蹲在床边，轻声说道：“John，好些了吗？多休息，别太勉强自己。我知道，你失去了父母，又失去了挚友……可人生总要往前走。过去的那些痛苦，终究会被时间带走。放下吧，好吗？放下过去的包袱，再向前看看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公司已经对你的行为进行了评估——你在关键时刻保护了三阳的核心资产，这是一次重大的贡献。经研究决定，特此对你进行表彰。奖金十万元。同时，总部决定任命你为

董事会成员兼副总经理，全面负责 AI 研究与开发。等你身体恢复，准备好了，就来总部报到，好吗？”

听到这个“好消息”时，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和 Ekim 合影那一刻，我只是强颜欢笑，脸上的笑容像是被拧出来的假的表情。未来要去向哪里？我不知道。大概只有工作和 AI，能短暂填补我生活里的空洞，成为我唯一还能感受到的兴奋剂。于是，我就这样前往总部报到。同时，我谋杀的事情也被三阳公司压了下来。

进了总部后，分配给我的第一个任务竟是解开 Quarte 留下的密码，找到所谓的“宝藏”所在地。我通过一个叫做时空邮箱的系统索取到了 Quarte 的电子日记，凭着对他性格与习惯的了解，很快破解了他设置的所有密码，最终锁定了宝藏的藏匿地点。以“心理需要修养”为由，我向公司请了一周假，独自一人去了四平市。在那里，我按照线索挖出了他的宝藏，并将那段病毒源码完整拷贝带回。

作为一名顶级的网络安全专家，我很快分析并攻破了那段代码。但在反复研读之后，我才意识到事实并非我最初设想的那样——Quarte 的病毒并不是要摧毁所有 AI 功能，而是刻意遏制 AI 自我意识的生成，同时并未阻碍那些对人类有益的功能发展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：Quarte 一直在替我着想。于是，我决定赎罪——在保留病毒原有目的与功能的前提下，继续强化它，使之更难被破解。

为了 Quarte 的遗志，我决定通过潜伏在三阳公司获取其 AI 的信息，来遏制 AI 自我意识的生成。而 Love，我十分抱歉，但我也没有脸面再去见她。

后来，为了能在三阳公司长期地潜伏下去，我不得不按照他们的指示修改了 Quarte 大部分的日记，并宣扬 AI 的好处，那时我感觉我自己很恶心。我把每句话都加了我的口头禅，就是为了 Let Love 极易分辨出哪些是我后面添加的，好让后面她来删除。哈哈你也奇怪吧，为什么都是书面语言，我还会有口头禅。Quarte 真是个大笨蛋，他以为我不知道自己有口头禅？后面的事情，你也应该知道了吧，我被迫开发了歌者这个 AI，也偷偷通过时空邮箱把三阳公司的机密传给其合作的 AI 公司，好让其背刺三阳。

哦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Quarte 在大学没有女朋友，他也从来没有结过婚。